新鐫諸子拔萃卷之五

明　邗江　李雲翔　爲霖甫　評選
新安　門人　吳應鳳　鳴岐甫　參閱
秣陵　張起鵬　賓宇甫　較梓

聖德類

○三極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

林對山曰此是絕四光景毋固毋我圖物自然而順應之也

汪有泉曰謙虛易權四字非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行

章楓山曰制礼作樂等事只是謙虛易權推而行之無施不可

李為霖曰以天下治天下二句正結上

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無古今內外只是因時制宜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

賢愚是非古今內外一段以自然二字應前

蔡虛齋曰見天日之大公無私

王仲山曰見聖不自聖所以為聖人

宇為霖曰此段轉上聯絡

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治天下不外一道順道之自然是因天下以治天下無絲毫智力雜于其間堯舜等聖惟順其自然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姸有醜而日無厚薄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

無痕仁義礼智總一無我盡之矣

王鳳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

何仲默曰此在三之節師與君親並貴也

以信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

相承前提

相承前提

湯霍林曰是衆人有教無類之旨

蔡虛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也

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曰魚欲異

相承

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人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

孫虛舟曰見聖賢之別

杜丹臺曰應有限物來無應

李為霖曰游行時應時以時以為人進不攖物聽其運合總應前作結一段

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晋一言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亾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

皆從非口中從傳所謂誠中形外也

广真正以此字入門中之要

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囘囘然旋轉貌有慕心則聲裴裴然如有求而弗得所以悲思怨慕者非乎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何仲默曰應前第八段師聖師賢以起下段意

李為霖曰又合聖人影出聖人用時制宜渾然物我處

王鳳洲曰此推聖人渾虛妙難測處

王仲山曰見聖人之道出

日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盖以聖師聖者狥迹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迹而合道日賢人趍上而不見下衆人趍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獨立貌胡然徹徹爾瑩潔貌胡然堂堂爾正大貌胡然臧

藏爾善也惟其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曰雲之卷舒禽之非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顧東江曰此篇分二十七段大意治天下者謙虛易權而以大公行之道德與事而以我御之仁義禮智信而以師萬物宏之倡和始終而以衆人同之自第十一段至第十八段多以喻語發揮第十九段至末二十七段一步進一步一步深一步句句着

錢鶴灘曰聖人詘身行道故見南子曰否者天厭之

意無一字艱澀懸河之筆滑稽之口也

○五百　法言　　　　　　　　　揚子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焉詘乎曰仲尼于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

子陽貨則俟亡往而拜之
李篤安曰聖人詘身信道正是重其道不重其祿方得作用衆人重祿則委己從人爲將作有一段數將實然

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于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

何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損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欲後世聖賢）曰賈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

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欲及時急於行道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歷觀也雖噫猶歌歎之聲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雖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歷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言不廢一晷安得餘日而愛之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

李爲霖曰聖人抱道自然其用含德備之于天天未欲平治天下故聖道晦可勝嘆哉

楊升菴曰五經簡易如布帛菽粟支滑之辭

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渾渾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言經者所以明道既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于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

神明亦未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占天聖人修人事如天天道不能違或問星有甘石何如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玲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illegible]書可觀而

朱海嵓曰月本無光始生于西西以漸滿既望則光漸虧于西東以漸此與解略近即揚子載營魄也

不可盡性與天道所以遠如天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曼無也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之故多疵病耳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以德行自貴也周之士也肆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動爲文局所制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于日乎彤弓黸矢不爲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矣或問如何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始夷俟倨肆羈角之

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子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李爲霖曰聖人應昌期而生故以五百歲爲率然或遠或近因往推來不可一律楊子首先曰數百歲或千歲而出見聖人繼天

地而爲否泰是不可豫揣者也提定綱領則篇中數十問荅無不晰微闡隱發人所未發楊子大醇小疵斯語得之矣

○五常　譚子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嶽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金族之爲五美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

程曰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醂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于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楊升菴曰論化直徹參贊之妙可謂神化

李爲霖曰自五常中分出五事五行之煩至莫見莫測之隱而總歸于一直抉玄微深參至道再將忘名得理二句起下一段聖德合天地五常之道而以夫子當之知言哉

明哲類

○尹惠　鹿門子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

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

王子充曰去溷取辨善學志

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李爲霖曰去三聖之偏如孟之學孔隱然以時中自任鹿門其有志孔子者哉且渾然而起渾然而住三段錯出而森嚴簡捷而逸宕是先秦以上鼎彝

先知類

○徵色 說苑

青黎子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

李卓吾曰東郭牙亦能見幾知微

季子[illegible]曰桓公外示而不[illegible]常游[illegible]有[illegible]賤妾[illegible]

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未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

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吾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王鳳洲曰昔韓魏與趙襄子合謀智過知其必反曰其行高而矜智伯不聽以其言告

韓魏明日二主出朝智過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訏之曰臣見其屬視臣見臣而色動知其必有變也此東郭垂者卽智過之先見耶

李爲霖曰君子見幾而作東郭垂其庶幾君子乎宜桓公尊而禮之文法亦自古雅

臣紀類

○達趙　子華子

子華子達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

孫月峰曰小人辭口操多欺言心主心狡而正人罹禍者多矣豈獨燭過一人

李崆峒曰辭令尚似宜固

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賓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於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扃音恭於所甘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

以步塡而成和而美

源於峰门主居之户三见而落与各异只悟中变纷曲折

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伎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于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重繭謂遠行者足有厚皮如繭也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莸以寘溝畛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材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無恤簡子之子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于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李爲霖曰亾臣去國爲主君所惡子華子可善爲辭命者婉媚沁人簡子安得不自訟過

夢卜　　晏子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

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

姚大章曰晏子摹寫天人處

吳康侯曰意圓而語正

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

恐君之悍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李爲霖曰晏子蓼卜對足見忠君愛人之心與擁蓋並列是不蔽賢處雖聖賢立心不過如是何功業只以君顯不能致君王道豈有意爲之不能如聖人功化之神與

○非有先生論　吉雲子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勵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

吳台孫曰此段至伏下文章承上是文首起落處

王槐野曰開口先云談何

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

言易見不輕言又不得不言

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過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

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喣喣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

王泥野曰此三字點〻之妙也〻

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
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
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
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
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
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
被髮佯狂此二臣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
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

朱爲賓曰惟此對淺次說

篇中說何容易次三致意可學之意亦深切矣

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一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

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李卓吾曰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

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恐爲是以莫肯爲歌味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遇武帝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因詩曰玉喬飛舄易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

貴患篇　　同中子

夫帝主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

禍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恩
順天專使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
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
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
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
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
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
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
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于

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當溺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刃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

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祟財貨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不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李爲霖曰人臣代天宣化原以利及人民長養萬物反此則爲欺枉篇中反覆抑揚說盡人情堪爲萬世人臣龜鑒

策問類

本議　貞山子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

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寇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于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

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

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

王子淡曰均輸平準之法分世之用之雖制度不同而稅法則均矣

瞿昆湖曰駁均輸平準切中時弊

費故郡置輸官不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利之所入非獨齊

胡可泉曰此是謂均輸之法必不可行

許季井曰平準之害人甚耳目議猶以為便詎謂必有小人矣

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貨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王鳳洲曰互相辨詰成書極其雅馴

仕進類

李為霖曰才之可用原不在年之老幼惟人君試而用之二段敘沂痛快

二丘 新序

青黎子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先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

卷五

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卭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槖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卭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巔而後可用耳閭丘卭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雀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

李焉秋曰讒人說明令人於悵

問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豪洪目出眣其便未必能過管豪也由此觀之華髮墮巔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王鳳洲曰老成歷鍊則美尚八十而爲王者

師馬援攫擽據鞍以示可用楚丘有意乎
天才早發則項槖七齡顓頊甘羅張辟彊
皆十二歲閭丘有意乎二段痛快壯麗首
尾句句格言不當以辨士求售而鄙之

諫諍類

○酒諫　　晏子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
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
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

李西涯曰微婉善解聽者不得不回心矣

楊南峰曰此段文法對仗最整若大將隊伍有旨相參又善收拾

楊升菴曰叙事如畫

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

王陽明曰此夕同飲同樂他日牛山同游同泣所謂

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李爲霖曰此篇不激不隨詞溫義正得諫諍